

明季稗史彙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明季稗史彙編卷十八

也是錄序

嗚呼國運之興衰成敗天乎人也人乎天也僕每讀史至國破君亡之際未嘗不掩卷歎而不忍多讀者嗟乎天步之艱如此人謀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爲國嗚呼痛哉前明肇基江左繼定燕都承洪之蘊釀其人宣嘉之昌隆其運隆萬之裕大其休吁可謂盛矣既而流寇橫噬金甌墮地君死社稷萬古增光一時之忠臣烈婦死國殉夫四海之志士遺民勤王舉義破巢殞首死亡不顧不可謂非德澤之在人者深而忠義之天常難泯焉耳繼而聖安不守于南京思文復潰于閩越制閩諸臣援立先帝意以成旅未始不可興少康白水未始不可起光武帝立一日明祀亦藉延一日者諸臣不敢負先帝之心卽諸臣不敢負太祖養士之心也奈何兵皆烏合將盡叛臣流離行間跋涉險阻成棟之師旣覆騰蛟之功不成翠華奔播于巖疆黃屋飄零于瘴雨無斟鬻之餘燼可然無朔方之義師可召無海島之戰艦可航帝至是雖有大可爲之才亦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奈之何哉奈之何哉南甯迎駕僅同催汜之謀可望任僕罪可勝誅乎幸而晉王以喪敗之餘計無所出乘虛奪駕遂蹕雲南交水之犯省會之攻岌岌乎且剗刃于一宮矣一敗塗地狼狽降

清示瓊獻圖兵端遂啟漁人之利

清實收之況乎定國既自撤其藩籬維新且日弄其威福三路外攻逆黨內應晉王方倉皇于舟中之敵國奚暇整戈禦敵也鑿與西邁奔走三宣託食緬蠻有如寄寓方且文恬武嬉苟延歲月不思出險天波之策不行吉翔之恣日甚卒之衆叛親離內外三絕文武屠滅誰與圖存

清兵出塞帝遂北轅逆賊進弑明之宗祀忽焉遂斬嗚呼嶺嶠之遺聞猶載輟耕之錄茲焉緬甸之遷播難徵文獻之存幸有從蹕故臣鄧凱一之錄焉予以收什一于百千而忠奸罪狀自爾昭然僕不揣疎謬竊欲博採遺聞以續明紀仰以帝立于廣其始事也終于緬其終事也自古無不亡之國獨惜帝以仁柔之資際不可爲之日宗社板蕩豺虎縱橫上係于母后高年弗忍引決而懷慙再辱殞身賊手嗚呼人與天也然天絕明于蠻而不絕明于史則斯人斯錄之存未始非天意焉是錄得之鄉閭好古者之家亟請而繕錄一帖初讀而抑憤續讀而漣而天命既衰人謀復否嗚呼痛哉因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司馬遷班固其人者桐山樵隱冥鴻子元益氏雪涕敬書

明季稗史彙編卷十八

自非逸史編

也是錄

永曆十二年

戊戌

十二月十五日帝自滇畿起行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府

閏正月十五日永昌府起行

十八日至騰越

五日內至緬

自永昌一路入緬文武官四百餘員隨從之役三千餘人其時護駕者則靳統

武也

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揚武兵到傳言後面滿兵隨到各營兵士俱忙亂奔散馬吉翔與司禮李宗遺催駕卽行遂踉蹌而奔君臣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處火光竟天各營行囊皆被搶劫上之貴人宮女俱爲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鐵壁關孫崇雅叛肆掠行在輜重凡文武追扈稍後者悉爲所擄

二十六日靳統武昇帝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帝入緬關緬人要請各從臣去弓矢刀杖勿驚擾緬人衆不從馬吉翔傳旨命悉去戎備衆乃遵行是日抵芒漢緬人迎貢亦頗循禮

二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典璽李崇貴等計曰我等須引東宮入茶山既可在外調度各營且皇上入緬亦可遙爲聲援或不至受困皇后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帝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供上用餘各自買舟走小河又訪問得陸行亦可達彼岸卽有從陸者計諸臣隨行之衆于騰越起行尙不下四千此時簡闕止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從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餘者從陸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后東宮卽命放舟太后大怒曰連我也不顧欲陷皇帝於不孝耶衆乃止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爲阻每日止行二三十里

二十日緬人來報我兵四集請敕阻之是晚諸臣悉會御舟前議誰可往衆各推諉惟鄭凱與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惡因弘謂緬人曰此一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復報各營已撤去遂止

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上命馬雄飛鄔昌往至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時事二臣不能答緬人哂之因所實敕書與神宗時所賜御寶相去微別以爲僞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對乃信蓋緬人於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救朝廷却之是年遂與緬絕出此蓋以示前代未嘗受恩也時亡國出奔情境體貌大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矣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甯伯蒲縵總兵王啟隆邀馬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酋過我日不如前可卽此走護臘撒孟良諸處尙可圖存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將皇上三宮交諸公爲計可耳衆默然遂散時白文選率兵於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迎駕相去不過六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探聽虛實惟焚掠爲事而已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曰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發兵圍之傷者甚衆因分居各村總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寺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自縊死

四月芒漠來報有我兵祁信者來迎駕請敕止之吉翔卽請以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後始還祁兵得敕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隘者敕一道云朕已航閩後有一切兵來都與我殺了

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備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上去井梗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扎

初八日至者梗卽後陸諸臣所駐舊地也先建草房十間請上入居之外以竹爲城每日守護者百餘卒其諸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遺貢甚厚上亦優答之時緬婦自相貿易雜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皆短衣跣足闌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爲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近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并索禮物蓋緬酋以中秋日各蠻皆貢獻故責幣帛以彰聲勢天波至脇令椎髻跣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之歸而泣告衆曰我所屈者爲保全皇上計也若使執抗不知將作何狀衆且不以我爲罪府乎于是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皆疏劾之留中不發是月上患腿瘡旦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爲樂中秋之夕馬吉翔李國泰呼黎園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行宮在邇上體不安且此時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

之時蒲纓所居亦密邇西內纓大開博肆叫呼無忌上聞而怒令毀其居纓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上命給從臣之窘迫者馬吉翔徇私散給鄧凱見之大罵吉翔于行殿吉翔旗鼓吳承爵摔凱而仆傷其足遂不能行

承應十四年

庚子

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天波力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行至則

遇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王李定國率兵迎駕有疏云前後具本三十餘道未知曾達御覽否今與緬定約議於何處迎鑾伏候指示而諸臣在緬燕雀自安全無以出險爲念者緬營索敕朦朧而去外兵久候音問俱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實心爲主惟向各邨焚掠亦不計議恢復方略或索本圖象隻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惡於無辜不邀天之庇也時馬吉翔楊在以潘璜能通緬語囑其扶鸞曰仙告我矣某處有兵來迎當以某日至岡上以邀賞取悅又恐定國至衆將疾攻其惡不得自恣故矯旨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籠諸臣好醜蓋難枚舉至文武陞遷仍由權賄國事至此尙可問乎

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上怒令典璽太監李國用碎皇帝之寶以濟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奉詔既而馬吉翔李國泰竟鑿以散各臣吉翔弟雄飛專恣尤甚託者必先通雄飛乃得於是行

人任國璽纂宋末諸奸行事彙成一帖進之吉翔聞恨之不置進御殿上方覽閱次日國泰竊袖之出

承曆十五年辛丑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賁疏至云臣不敢速進者恐驚萬乘欲其扈送

出關爲上策耳候卽賜璽書以決進止後五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爲迎蹕計相去行在僅六七十里緬人復斷其橋文選候話不得遂撤營去

三月有歆盟謀劫東宮斬關以出者兼殺吉翔國泰以弭後患事洩坐以結盟投緬密旨捕黔國公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啟隆家人何愛各付本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疏意以禍在然眉急圖出險上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馬吉翔李國泰扼之不可

二十三日緬蠻弑其兄而篡其位遣官索賀不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辭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官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衆立心不善請飲咒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貿易生計耳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脇粟俱行止留年老內監一二人侍上鄧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緬人以兵三千圍

駐蹕處大呼曰爾大臣可俱出飲咒水有不出者亂槍攔刺之諸臣猶豫既無寸兵可以相持又慮上與宮闈有失延久何可爲計遂悉出則以三十人縛一人駢殺之上聞與中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奏曰上死固當其如國母年高何且旣亡社稷又棄太后恐貽後世之譏盍姑緩以俟天命上遂止已而緬兵入營搜財帛宮中上貴人自縊宮女及諸臣妻女縊於樹者纍纍如瓜果然上與太后以下二十五人同聚一小屋中驚皇無措已而通事引緬官來護守惟曰不可傷皇上與沐國公時遍地橫屍緬官請上移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存三百四十餘人聚於一樓哭聲聞於一二里外寺僧私以粗糲進賴以得飽且知諸臣之飲咒水俱爲所殺而黔國公沐天波及王昇魏豹王盛隆等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死亦倍慘赴緬飲咒水被殺者共四十二員爲松滋王某黔國公沐天波馬吉翔馬雄飛蒲纓王維恭鄧士廉鄧居語楊在鄔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模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選魏豹王自金安朝柱王昇陳謙王盛隆龔勳吳承爵張伯宗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宋國柱劉廣益兄弟丁調鼎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又有周虞沈楊諸內監皆同時畢命焉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上還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陳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王子實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殺戮邨民民恐實甚

乃甘心於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介於小邦上額之而已上病所存大小男女無不病者死亡相繼諸臣送之由陸路而去者約離緬半月程住四五日皆爲緬人所屠其身無家累者約離緬一月程方住於一小國中緬人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歸蓋從上入緬者殘無噍類矣

十二月初二日未時有緬官二人來謁云此地不便於居處請移他所爾國兵近我城將發兵取道於此恐驚官家耳語未畢而緬人舁上所坐杌子卽行太后大哭隨之繼有二肩輿舁太后中宮以行大小男女步行五里外渡河至岸已昏黑不知所由爲何徑三鼓後至營始知爲清師也

初四日上入清師大營

初六日上復轉啞哇城

初九日上長發歸滇

永曆十六年壬寅三月十三日上入滇城

四月初四日命鄧凱帶小子出外

初八日上被難 緬兵爲害吉王同妃自縊及總兵王華字熊維賢與馬寶二官錦衣趙明見王大雄王

國相吳承胤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嚴藤子尹襄俱千戶有內官陳德遠等十八人同時

自縊婦女則劉缺二貴人松滋王妃皇親王國璽妃及諸臣妻女不下百五十人又莫承爵齊環王盛
降姜成德等諸臣之妻赴死尤烈其陸行諸臣氓王朱蘊金姜世德馬九功潘世榮危禮存向鼎忠温
如珍劉九臯等亦就義而未亂時以病卒者潘其齊環米仲王偉瑞昌王劉藍忠徐鳳翥并內臣數人
其諸臣子女之死者不及悉記也吁酷矣

明季稗史彙編卷十八終

明季稗史彙編卷十九

江南聞見錄

乙酉五月初十日連日警報疊至是日趙忻城有演放大礮之示不果夜分北風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進迫神京時日將暉宏光計無所出召內臣韓贊周問策韓云此番勢既洶湧我兵單力弱守和無一可者不若御駕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上是其議卽刻束裝跨鞍時將二鼓從通濟門出攜帶惟太后一妃及內相多人文武絕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雲貴或云往太平紛傳不一是舉旬日間噴有人言未嘗不叱其僞至是果然知其作計已非一日究所從來則馬士英實始之也○十一日昧爽閔傅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時隱遁有不去者將門首封示盡行洗去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者不可勝數間有斌少媚艾金蓮躑躅跬步難行見者心側旣出而復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閉門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終矣○辰刻忻城出示安民有大駕播遷本府死守此土已致 大清帥自有裁酌爾民不必驚惶徙避等語○副院楊維垣劄示云天子出巡乃古今暫避常理本院惟有盡忠殉國一死等語已卽自經○各門旣閉百姓數百人往中城獄擁太子上馬從西華門入宮尙未櫛沐園中人悉自出奸悍兵民乘機入大內搶奪金帛甚多大半爲強者所得太子雖爲百姓擁入文武元老無一至

者百姓遂擒相國王鐸禁中城拔髮擻髮極其毆打旋入其家搶劫一空○兩月以來天氣陰霾悽慘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晝夜明朗○圖遷雖馬士英主之其實宏光埋怨士英勸其卽位今值多難仍著士英設法故以出奔之說進且士英之贊浮于宏光士英之欲生亦甚於宏光宏光存士英不能獨去迨既出置宏光于靖藩黃得功營士英乃揚鞭挾贊兵從擁護竟作天外冥鴻矣先是馬士英調川兵二千爲出奔捍衛計去而不盡者若干人作祟於城方勇協力一心竟夜巡警兵乃不敢放肆秦淮兩岸燈光燭天達旦如晝○十二日早開太平門驅川兵出走門外之民逐殺之傷一二十人銃礮之聲自朝至午少息川兵無復存者○城內柵門盤詰甚嚴獲奸細及馬士英中軍共八人忻城立斬之○阮大鍼家被搶馮可宗陳盟王一心周之瑛馮夢禎蔣鳴玉張元始姚士衡沈應旦吳希哲陸康稷申緒葛含馨羅志儒黃哀赤陳濟生申纘芳吳适顧繹詒陶廷煜俱去張捷高倬張有譽俱死○午後太子傳示告示用硃標坐日空字黃紙書之曰泣予先皇帝丕承大鼎克壯前猷凡諸臣庶同苦播著中外罔不宣知胡天不弔慘遭奇禍凡有血氣裂背痛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血汗非易忍恥奔避圖雪國恥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身先士卒不意巨奸蔽障致櫻桎梏予雖幽城獄每念先帝無一日不三痛三絕也如今者聞兵遠避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億萬姓之性命何

泣予小子將歷諸勳舊文武諸先生念予高皇帝三百年之鴻烈先皇帝十七載之舊恩助予振旅扶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見宮殿披靡踰踰祖業不勝悲涕奈諸父老焉知予負重寬豈稱尊面南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文武勳舊諸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其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兆也不念舊惡垂諸訓典非敢云赦惟願卽臨匡予不逮謹此十三日早開通濟門放勇衛營兵入城中乘間而出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臣僚集中府會議安民城守各有告示不等然俱不及立新主事太子敕封中城獄神蕭王周龍匣差官奉敕二人執金棍前行至禁中開讀兵馬司素服迎之以其所居之室改爲殿宇傍晚有雲間貢生徐瑜蕭某謁忻城面陳太子宜卽位忻城立叱斬之○十四日北兵至城忻城縋出見于營議進城事保國朱鎮遠顧駙馬齊等俱在豫王問爾等勳戚爲太祖爲成祖一一問答有差豫王喜忻城城守有功加位興國公手攜立保國有賜金鍔銀鞍馬貂裘八寶達帽等物進牛酒席地共飲問太子何在忻城次日送至營李喬攜進大清告示編掛通衢民心稍定告示二道 大清國攝政叔父王令旨曉諭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道爾南方諸臣當明朝崇禎皇帝遭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遺一兵不發一矢不見流賊一面如虎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剿流賊西奔爾南方尙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